

长征红色文化场馆的记忆建构 ——以贵阳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为例

罗竞腾 窦文博 徐英杰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红色文化场馆是融合历史记忆、文化传承、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复合型社会文化空间。然而，以长征文化为核心的场馆，其记忆生产的内部机制与游客记忆的建构路径，目前尚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贵阳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为个案，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内容分析及扎根理论等方法展开研究。主要发现包括：（1）该馆的记忆场域由“物理场”与“心理场”共同构成：物理场依托时空叙事进行记忆编码与生产，而心理场则源于游客记忆的生成及其与物理场的双向互嵌。（2）在心理场中，游客的记忆可划分为三种类型：集体记忆、在场记忆与重构记忆。

关键词：红色文化场馆；记忆构建；红飘带

基金项目：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质生产力赋能红色旅游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究》（项目编号：202502000307）；湖南省高校辅导员综合发展工作室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5FDYGZS02）；湖南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交互叙事视角下红色记忆空间功能建构与育人机理探究》（项目编号：2025169）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79

1 引言

近年来，红色旅游作为彰显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正受到广泛关注。在红色文化蓬勃发展与政策扶持的双重推动下，越来越多民众主动走进红色旅游景区，通过参观寻访、沉浸体验与主题教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接受精神洗礼。作为红色旅游的核心场所，红色文化场馆不仅是游客到访的重要节点，更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播主流价值的关键媒介。这些场馆不仅通过丰富的文物、图片、影像等媒介再现历史场景，还通过精心的展览设计和叙事策略，引导观众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红色文化场馆成为了一个集历史记忆、文化传承、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于一体的综合性场域。目前学界对场馆的关注聚焦于场馆文化资源、空间生产等领域，鲜少有研究关注到红色场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建构，而红色文化场馆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具体的文化空间建构观众的记忆、认同是其核心价值所在。

本文旨在探讨红色文化场馆的记忆建构机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案例，分析红色文化场馆如何构建记忆场域，以及观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巩固红色记忆。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红色文化场馆的理解和认识，还能为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作者简介：罗竞腾（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会展传播、红色场馆传播；
窦文博（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徐英杰（2004—），女，本科，研究方向为旅游与文化、红色文化。

通讯作者：罗竞腾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项目与贵州段的引领工程，对贵州推进此项国家文化工程起到了开局与示范的关键作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总占地 80 亩，总建筑面积达 5.3 万平方米。场馆群由《红飘带·伟大征程》主题展演所涵盖的“三馆两剧场”，以及新时代新长征裸眼 3D 展厅、红飘带飞行影院等七大核心设施构成，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展演矩阵。其中，《红飘带·伟大征程》主体叙事分为“无名英雄、血火洗礼、伟大转折、砥砺征途、胜利丰碑”五大篇章，作品融合历史全局、军事战略、领袖决策等多维叙事视角，全景式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史诗。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实地搜集和半结构访谈收集数据资料，首先对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的历史事件描述以及展品进行了实地搜集和整理，本研究系统采集了馆内所有原始的展示与解释材料（包括文字、图片及场景装置等）。随后，将全部文本资料作为质性分析的基础，导入 Nvivo 12 软件进行文本分析。通过逐级的开放式编码，最终凝练并归纳出场馆的核心叙事主题。接着对游客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数据，有效访谈数量为 45 个，同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然后进行分析。网络搜集资料主要选取携程网和马蜂窝两大主流在线旅游网站，手动收集网络评论和游记用作补充性资料。

2.3 研究方法

2.3.1 叙事分析法

叙事分析法指出，社会实在建立在话语各方持续协商与共同建构的基础之上。该方法旨在阐释叙事者如何通过叙述行为来构建历史与现实，并揭示其中隐含的默会知识与决策逻辑。叙事分析的核心价值，在于解读接受者如何依据自身对叙事内容的理解，重构出一个内含时间脉络与意义指向的叙述事件。

2.3.2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建构实质理论，其核心在于保持研究的开放性与理论敏感度，注重在材料与编码之间进行持续比较。该方法依托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的递进过程，逐步实现对原始资料的概念提炼、范畴归纳与理论升华。

3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记忆建构

3.1 物理场：叙事生产与记忆编码

3.1.1 历史叙事的数字还原与沉浸场域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以长征历史为基点，致力于相应的红色记忆生产。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其展陈模式呈现出两大典型特征：其一在于数字化叙事。该馆在全息影像等现代技术的赋能下，将传统历史叙事与前沿科技相融合，实践了“科技+艺术”的中国文化记忆建构路径，通过技术语言生动讲述“中国故事”，以动态化的数字展陈使革命文化焕发新生。其二在于沉浸式场域。艺术馆内部构建了多层次的叙事空间，其精妙的空间布局引导观众逐步深入历史情境，在具身体验不同历史片段的过程中，获得深度沉浸且富有情感震撼的观展体验。

3.1.2 场景叙事的空间建构与体验生成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的场景是承载特定时空的叙事场域，引导着参观者与叙事主体的互动。其空间构造依循时间轨迹展开，具备明确的叙事功能：第一，以线性叙事勾勒历史脉络。场馆严格遵循长征历史进程，通过“无名英雄”到“胜利丰碑”六大篇章的序列化展陈，为观众构建了清晰的历史发展框架。第二，以空间情境深化具身体验。通过差异化的场景设计，场馆构建出多层次的时空感知。例如，草地区域将广袤的自然景观与艰苦的斗争情境相融合，使观众得以具身体验红军将士以信念对抗极端环境的历程，从而在沉浸参与中深化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3.2 心理场：游客记忆的生成与互嵌

本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旨在解析游客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其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机制。基于所收集的一手数据，研究首先进行了高频词分析。词云图显示，游客的文化印象可归纳为两个维度：其一为“体验核心”，相关高频词如“体验”、“科技”、“场景”等，反映了游客在跨越场馆界限后，通过多感官沉浸所获得的独特体验；其二为“文化核心”，高频词如“长征”、“精神”、“历史”等，表明游客在该文化空间内理解了红色事件，体悟了革命意义，从而参与了对文化记忆的承接与建构。继而，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从心理场视角阐释游客记忆场域的生成过程。通过对概念符码的逐步聚类，最终提炼出认知记忆、体验记忆与重构记忆三个主范畴。这三个范畴清晰地揭示了旅游者从进入场馆前、到游览过程中、直至参观结束后，完成其个人记忆场域建构的完整动态过程。

表1 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访谈开放式编码示例

主范畴	范畴化	概念化
集体记忆	事件记忆	长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大渡河、反围剿
	人物记忆	毛主席、周恩来、贺龙、朱德
	情感记忆	悲痛、感动、敬仰、敬畏
	价值记忆	伟大转折、挽救党和国家、研学地点、重要事件
在场记忆	身体界限	身临其境、参观、拍照、互动、看视频
	精神感受	震撼、庄严、伟大、神圣
重构记忆	未来启示	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珍惜现在、感恩先辈
	历史反思	牢记历史、居安思危、正确路线、正义必胜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党认同

3.2.2 在场记忆

在场记忆指游客在场馆空间内通过与展陈环境、文物及他者互动所形成的体验记忆。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此类记忆可区分为身体界限与情境融入两种类型。身体界限体现为游客通过具身沉浸所获得的界限性体验，即以生物性与物理性的身体为中介，在空间移动中构建地方性感受，成为在场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入场馆后，全域沉浸式的数字科技让游客获得了非同一般的身体体验，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建立了一个界限空间让游客全身心投入到其中，“自己在参观中完全被带入历史中，犹如身临其境，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冲锋、一起爬雪山，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场馆中很多科技元素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长征历史和长征文化，感觉非常的沉浸，非常好的一次体验”（R7），其二是精神感受，在场馆中，游客的情感经由身体中介的投射与红色记忆空间产生意义联结衍生出了多元的精神感受，“看到这些历史，看到他们用脚步走了大半个中国，就让人觉得非常震撼，他们为新中国牺牲了太多，他们太伟大了”（R21），游客的心理伟大、震撼等词汇体现了游客在场记忆的精神感受层面。游客通过具身体验和情感投射形成了游客的在场记忆，这是游客记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3.2.3 重构记忆

在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中，在在场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在外部文化空间的刺激下被唤醒，游客自身偕行的集体记忆与游客在具身体验、情感投射中所获得的在场体验互相嵌入形成了独特的重构记忆。重构记忆包括未来启示、历史反思与国家认同。其一是未来启示，“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要走独立自主道路，现在的我们要学习这种态度”（R7）。其二是历史反思，“长征是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们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R1）“其三是国家认同“长征这段历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韧劲，我们党太了不起了！”（R5）”。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场域理论，本研究对贵州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进行了实证考察。通过实地调研、内容分析与扎根

理论的综合运用，研究揭示：该场馆的记忆场域由“物理场”与“心理场”二元构成。前者借由时空叙事执行记忆的编码与生产；后者则依赖于游客的具身实践，通过记忆的生成及其与物理情境的互嵌而动态生成。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心理场记忆具体呈现为集体记忆、在场记忆与重构记忆三种类型。其建构遵循一个递进逻辑：游客带入的先在集体记忆，在场馆的具身体验中被激活、投射并转化为强烈的在场记忆；二者持续交织互嵌，最终促成个人记忆的重构与完整记忆场域的成型。本研究为理解红色文化场馆中记忆的复杂生产与传承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其与身份认同、文化传播等深层社会心理过程的关联。

参考文献：

- [1]武洪滨.博物馆叙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6(01):183-192.
- [2]ZIEGLER M J, PEREZ V J, PIRLO J, et al. Applications of 3D paleontological data at the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J]. Frontiers in Earth Science, 2020, 8: 1-20.
- [3]谢彦君. 旅游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 368.
- [4]邹润琪,孙佼佼,陈盛伟,等.红色博物馆的时空叙事与记忆场域建构——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例[J].旅游学刊,2023,38(07):36-51.
- [5]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HUTTON P H, 1993. 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M] .Hanover: University of Vermont.
- [7]KIM Y, RIBEIRO M A, LI G, 2022. Tourism memory, mood repair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93: 103369.
- [8]刘起林, 2015.红色记忆的审美流变与叙事境界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9]谢辉基,杨振之.论旅游体验研究中的“身体”现象及其认知[J].旅游学刊,2020,35(07):117-132.
- [10]曹善,许嘉轩. 博物馆文化传播创新实践研究——以广东省梅州市叶剑英纪念馆为例 [J]. 采写编, 2025, (10): 55-57.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Culture Venues of the Long March: A Case Study of the Red Ribbon Long March Cultural Digital Art Museum in Guiyang

Luo Jingteng, Dou Wenbo, Xu Yingjie

(Tourism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Abstract: Red culture venues represent complex socio-cultural spaces that integrate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transmission,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dentity formation. However,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memory production and the pathways of memory construction among visitors in venues centered on Long March culture remain underexplored.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adopts a case study approach focusing on the Guiyang "Red Ribbon" Long March Digital Art Museum, employing a mixed-method framework includ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ontent analysis, and grounded theory. Key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memory field of the venue is composed of both a "physical field" and a "psychological field"—the former encodes and produces memory through spatiotemporal narratives, while the latter arises from the formation of visitor memory and its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with the physical field. (2) Within the psychological field, visitor memor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stinct types: collective memory, on-site memory, and reconstructed memory.

Keywords: Red Culture Venues;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Red Ribbon